

文艺随笔

## 梁晓声正说《聊斋》

林振宇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三百年来流传甚广。记得1986年由乔羽作词、王立平作曲的电视剧主题歌《说聊斋》，家喻户晓，传唱一时。国人之所以喜爱《聊斋》，不仅因为它所写的东西很魔幻，实际也是在写现实，尤其是文学家蒲松龄笔下的那些鬼狐精魅甚至比有些正人君子都可爱，不仅老百姓爱读，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也为此部奇书着迷。

梁晓声酷爱《聊斋》，这事儿得追忆他的少年时期。他当时所读皆“小人书”，即连环画。据他讲，之所以爱读《聊斋》，乃因那些故事中的仁与义，恩与报恩是其他故事少有的，这对他日后的性情养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他当知青下乡，把仅有的半本《聊斋》隐秘地带在身上，聊以解闷。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生字他就查字典，边看边查，深感文言文的精妙，他还萌生欲以白话文改写之的想法。1980年，梁晓声在外地的书店偶然发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聊斋》，很是惊喜，于是毫不犹豫地花了两元买回来珍藏。由于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痼疾，床读成了独有的可以医他失眠的“良方”，把《聊斋》作为枕边书，足见梁晓声对这本书的喜爱。

梁晓声读书有个特点，善于理性地思考和研究，这让他

独具慧眼，从微观视角发现《聊斋》里隐藏的人性真相，并能发掘其文化层面的意义，他把对《聊斋》的解读用随笔的文学样式写出来，后来还出版了集子《狐鬼启示录》。

在这部著作里，梁晓声个性地表达了他对《聊斋》文本特点、文艺价值、人物及故事等方面的评价，还透过小说观照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样情态，尤其是中国文人的隐秘心理，给我们很多启示。

他注意到《聊斋》里所写的男性，很多都是像宁采臣、孙雪笑、陶生等这类品性如玉的穷书生，他们或许如蒲松龄一样在仕途上很不得志，又渴望来一场艳遇。正因为他们的心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蒲松龄在他的笔下让这类人得到圆满，从而揭示了作家不但以文学疗人、疗社会，也以文学疗自己。蒲松龄的志怪小说就是以想象来慰藉受伤的心灵，使之成为许多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人的“创口贴”。

他发现《聊斋》全文十二卷近五百篇竟无只言片语涉及“忠君”二字，这在当时封建制度伦理纲常下是很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究其原因，或许和蒲松龄切身的遭遇不无关系。蒲松龄满腹实学，身受科举制度之害，屡试不中，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隐痛，也让他看清了封建制度的面目，与其违心地歌功颂德，不如赞美世间忠于友情和爱情的人。

他在《狐鬼启示录》中不惜笔墨来为读者解读《聊斋》里那些令人脑洞大开的人与鬼、人与狐的爱情故事，十分喜欢并推崇《娇娜》《青凤》《婴宁》《聂小倩》等短篇小说，这些鬼狐不但不可怕，而且貌美多姿，活泼可爱，既不爱慕虚荣，也不贪图富贵，她们往往喜欢品质好有才华的穷书生，并大胆地向他们主动求爱，还在他们落魄时雪中送炭，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直教人生死相许”的默契。梁晓声很有见地高度评价这些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之间有仁有义，互衔恩，互报恩，于是男女之爱具有了特别饱满的情感元素。

## 市声

阿福

厨艺见长后，就时常到菜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好食材，或者了解一下新的配料，同时也想提高辨别真假的眼力，当然，能估摸出缺斤少两就更好了。

菜市场一贯嘈杂，叫卖声此起彼伏，砍价声一浪高过一浪，上午相对温和，下午越往后越是急促，收摊前都是这样。

生禽声、屠肉声、秤杆声，各式各样的声音浑浊一起，又区分在各个摊位。刚开始逛时觉得乱哄哄，吵吵嚷嚷的，逛几次后，慢慢体会到人流和声音还是有序的。

卖肉摊位的声音是低沉的；卖菜摊位的声音是清脆的；卖生禽摊位的声音是透亮的；卖水产摊位的声音是激昂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的菜市场里会经常遇见公务员和老师，现在多是老太太和保姆，即便退休人员也很少去买菜了。这可能跟厨房的主厨有关。

如今去买菜的多是老人，

春日去海南，途经一河。阳光下，流水幽幽剔透。到底是南方，绿得异常苍绿。椰林之绿，檀树之绿，芭蕉之绿，灌木之绿，芦苇之绿，稻田之绿，龙舌兰之绿，散尾葵之绿，触目皆绿。偶尔绿里一片红，是木棉花。木棉花高高大大挂满一树，有些已经谢了，略见颓然，有些妍妍开得正好，在绿中躲躲闪闪。

木棉花的红正艳，这艳不是风情的艳，艳丽中有朴素，艳丽中有正大。木棉花独独开来最好，其美在寂然，有百年孤独的况味。红得寂然，人才生出怜悯心。我见过一大片山场暮然盛开的木棉花，热闹惊心，动人心魄。想起《源氏物语》里，高高的红叶林荫下，四十名乐人绕成圆阵。嘹亮的笛声响彻云霄，美不可言。和着松风之声，宛如深山中狂飙的咆哮。红叶缤纷，随风飞舞。恍恍惚惚，记忆中的红叶幻化成了木棉花之红。

泡桐也开花了，紫色的花，朵朵高高如云在河堤上。车摇晃着前行，层层叠叠的绿，风一吹，新绿老绿嫩绿苍绿浅绿深绿叠在一起。干净碧青的草一拨拨在眼前涌动，山风清凉，大树挺立壮美。春日阳光穿过，深邃静谧。人淹没了，在春绿中，化入深山。

通体翠绿的山，流水逶迤而来，白亮亮自山头到谷底，冰洁如月光一样流下，引得人停车伫步。远山的树，河岸的草，山野的风，田园的茶，一切的一切，刹那寂静，如同溪滩边的石头，静默无言言语。岸边那些不知名的野草湿漉漉的，茎是湿的，叶是湿的，在流水的涌动下，瑟缩摇曳。花是流水今世，叶有明月前身。流水里也有叶的梦，春梦夏梦秋梦，还有寒夜里的冷梦。

大概是当年孔子站在河边感慨过时间的缘故，每每看见河流，总有些莫名的思绪，是眼前真切的一湾水，又是心头缥缈的存在。

那河叫南尧河，岸边有黎族旧人的石洞，当地人称为皇帝洞。背靠石洞，仿佛看见了日日走过的光阴。或许是洞外河流的缘故，依稀，此时还能听见那河水淌过的声音，奔腾，潺湲，有惊涛骇浪，又静水深流。

人一定定站在洞口，看着南尧河。水流在河里，觉得柔软，掬一把入手，水顺指缝淅淅沥沥淋下来，柔软中又多了轻嫩，掌心清凉，手背清凉。这是条离我日常极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一无所知。即便走近了，也俨然是另一个地域的存在，旷疏地横卧在昌江的腹地。天空是蓝色，几个农人在洞下摆摊卖一些零散的饮食。

没有鸟鸣，风声也没有，一切是安静的。南尧河景色别致，虽地处南国，初春的节令里，那些草木并没有呈现出欣欣之态，有些近似岭南画派的风味，而石头却像是用浓墨泼就的，在茂密的森林里奇形怪状，悬如削瓜，颜色不一。

清亮、冷漠、空荡，继续着自然之力的南尧河，从皇帝洞边流过，没有片刻犹豫，头也不回，向着更遥远的海边驶去。我喜欢眼前的那样一脉河，是纯粹的水源、是纯粹的通道，静静看着岁月山河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忍不住感慨，到底停住了。这一声声感慨经不过天地之悠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人就向洞里走去了。

巨大的洞，是六千多年前先民的居所。石刀、石斧、石锛，还有泥质红陶樽、瓮、罐和青铜器残片。那些陶樽里早就没有了先民的酒水，从前的手泽还在，从前的气息也还在。

渐渐深入洞内，人有些呆住了。石洞真大，大到人极小，大到可以容纳万人，大到给一代代先民遮风挡雨。石洞尽管简陋，却巍峨有王者的气象，到底是皇帝洞。周围都是坚硬的石头，想想当年一代代多少人在这个洞穴里生老病死。当年

“芳草萋萋人眼浓，一年花事又匆匆。”

前日上街，又见单身公寓院子里那棵木棉。才过了二十天，满树红云般热热闹闹的花儿全都不见了踪影，绿叶还未生出来，木棉花事似乎是接近尾声了。

上周末，我陪澄迈来的客人去七叉看花。虽然那时花期也已接近尾声，但大多树上都还挂满着红火火的木棉花，游客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持着各自称手的拍照家伙，扶老携幼，拥挤在观景台上、木棉树下、停车场里，以及各条赏花必经的道路上，甚至镇子上的饭店前。那天回来顺手写下一段话：正值木棉花开花时节，一路上阵阵清风、树树鲜花，游人如织。郁苍苍的霸王岭下，绿油油的水稻田边、蓝汪汪的昌化江畔，红的、橙的、橙红的水棉花争奇斗艳，或零星散落，或成群结队，或道劲蜿蜒，或挺拔向上，七叉盆地一片花海。原始自然的风光，古朴淳厚的民风，美好宁静的乡村，悠然自适的生活，深深吸引着游人的脚步。

从2009年随县文联的采风团第一次去七叉观赏木棉花，到如今整整过去十二年，正好一个年轮的时光流逝了。这十二年来，几乎每年春天都会去七叉看花。有时一次，有时从花开到花谢一连去看数次。有时是随团采风，有时是参加单位组织的活动，有时陪家乡来的亲戚，有时陪远道而来的客人，有时奉命打探花开的消息，有时自家人说走就走。

木棉的美是阳刚的、震撼人心的。它

岁月山河

## 穿过南尧河

胡竹峰

的人看不见今天的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当年的他们，只有这洞一动不动，任凭几千年的时间也搬不走半步。在洞里逛过一圈，清凉、干燥，我猜想哪里是族领的居地，哪里是小民的居地。

总觉得有一个中年男子，拄着树根，长发，着一身兽皮，被一众面目黧黑树叶遮体的人簇拥着，割肉，饮水，喝酒。下雨的日子，那个人偶尔悄悄走到洞口或站或坐地看着眼前，他会看见什么呢？看着山和渐渐涨满了河道的河水。六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人早已灰飞烟灭，他看过的山河无恙。或许那时候的人不像后人那么关怀得失，关怀生死吧。他们器张跋扈，比所有的兽更强大，在山林里飞土逐穴，他们紧紧盯着前方那仓皇夺路的兽。我不清楚，会不会有受伤受惊的野兽一头栽向河道，被流水带走了呢。

南尧河河道并不长，但无端地，我觉得那河极其绵长，沉潜在中华大地南端，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木欣欣、花妍妍的寂静中。河水不知道几万万年，如春潮涌动，清澈滋润大地。

故家多河道，水流畅然。每回雨天，对门流下白亮的水。田畈溪流不绝，两岸的树竹，映在水里。绿色的水，蓝色的天，青翠的树影竹影交融一起。水中游鱼很少，常见麻虾。麻虾不好动，如一滴墨凝在水底。人伸手想捉，指头刚到河面，那虾才触电般闪开。

夏天，河里热闹些。浣衣人提着篮子刚回家，三五个孩子又来了，卷起裤脚捞虾子，用玻璃罐装着。偶尔还能捞到泥鳅，粗且长，腮边几根灰须，长而细，随身子摆动。有人穿了布鞋，不好下河，岸边目光灼灼地看着。

到了晚上，小河越发好看。星星一颗颗一跳一跳地冒出来，漫天冷冷璀璨。月亮钻出山嘴，斜斜挂在天上，像大家闺秀款步从容走出月亮门。

山有俊丑险奇丑，水一律斯文漂亮。穷乡僻壤的水与闹市喧嚣的水一样，一样有静



《春潮》(版画)

张祯 创作

风物与意

## 木棉花事

郭文莲

的花朵不仅红艳、硕大，花瓣也很厚实。它的树干高大粗壮，虬枝自由延伸，或一棵两棵伫立在田埂上，或三五成群掩藏在山野间，或一排排列队在道路边，或一片片守护在昌化江畔，本身也是极好的风景。

十二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提起笔，试图用笨拙的文字描绘它们与众不同的美，试图将这份浑然天成的自然馈赠与更多的人分享，试图为它们的美好前程出谋划策。

陪澄迈客人看花，我向他们回忆起2009年采风时的情形。那时还没有观景台，团里的摄影师独具慧眼，徒手爬上公路边高高的山坡，拍下后来出现在许多宣传场合的经典照片——梯田木棉，后来就在那个位置修建了观景台。那也是我第一次品尝木棉花佳肴，在县文联主席的带领下，大家你一朵我一朵，很快拾起一大袋子刚掉下来的新鲜木棉花，拿到

气。江内小桥流水载动乌篷船漂过浮萍飘来渔歌声，皖南秧田流水蛙鸣不绝。秦淮河的流水，脂粉气消退了，只有六朝古意。黄土高原的流水，性灵依旧，映照蓝天，还有光秃秃又瘦又干的山。皖南的流水，打湿了山中的鸟啼，打湿了行人的衣襟。

人在水边待得久了，思想也是湿润的，梦里亦水气弥漫。那年在江南，曲折走过迷宫式的长巷短巷，走过小桥流水，走入罪罪也想入非非。

闲散时候，去看流水。水流在那里，如同时间，任你看或者不看。河道一脉轮回的流水，生命的过程一览无余。坐在流水旁，人有种易碎感。像沾满露水的花不断飘下来，地面残红一片。时间如水，生命如水，孔子站在水边才有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滑入低谷的流水，不像西下的太阳，明日清晨还会从山间冉冉出头。

古诗文，常常有水气，杏花春雨是水，过尽千帆是水，泉眼无声是水，洪波涌起是水，更有一江春水，桃花流水。承天寺内庭下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还有竹柏之影。那是最浅的水，不能流动的水，中有闲情。

积水有闲情，流水隐隐是仙气。苏轼泛舟赤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亮自东山升起，徘徊东南星辰之间。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水光连接天际，小船如一片芦叶浮越流水。人有冯虚御风，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感。

水是万物之源。水有灵气有静气，水为财，聚水则生财。自洪荒以来，人皆逐水而居。先是为了饮用灌溉，远古先民部落旁水声潺湲。近水而居，洗了多少尘世浮躁，独得一片清凉一片清静。

在流水旁，踏着树影，踩着石阶，山高树大，水落石出。遮天蔽日的树枝，青藤，老树，还有金银花、石蒜、车前子，像炼丹的草药。山石头，流水，又像人定的所在。哗哗的水响与呼呼的山风交织一起。偶尔飘来几片残叶，零落成宋词的婉约。人在流水边，阳光在头顶闪烁摇曳。心底也隐隐生出乘风归去的仙气。

听到流水的声音，能感受到生命之静美，这声音听来忘我。水边浣衣女手起槌落，一槌又一槌，干脆简约如晚明散文。

捣衣声中，几个乡农安然路过。流水的气息涌来，细微而庞大的气息包围着人，幽僻，质朴，人得灵感，肉身仿佛消融了，如同古人墨迹。笔尖的流水缓缓在宣纸上流动，萧疏的墨色静静延伸，有此岸的守候也有彼岸的眺望。从滚滚红尘到一心如洗，线条越来越平缓，进入清寒枯瘦的秋水期，水流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平，幻化成深山清泉自言自语。

饭店请厨师清炒花瓣，那滋味清爽清甜，至今难忘。到了宝山村，一位年轻的小伙猴子般爬上庞大的酸豆树，为我们摘下一串串成熟饱满的酸豆，酸爽开胃，很是吃了个够。

那天在霸王岭脚下的镇子上，陪澄迈客人吃罢饭出来，遇见几位年龄相仿的姐姐，向我们打听饭菜和花儿的信息，一看就是头一次闻讯而来的外地看花人。我们匆匆交流了几句，果然是从海口驱车过来的，分手时加了微信，约好即时分享接下来的旅程和花情。我加的是“水上又小”，备注为“海口看花人”。在我看来，不计旅途劳顿赏花的，多半是热爱生活的有趣之人，完全不必考虑“不与陌生人说话”的告诫，何况我们还有一股子主人翁般的热切，恨不得掏心掏肺将所知道的水棉花事全都向她们倾吐吧。看花回来后，与“海口看花人”随心聊过几次，果然一位有趣的。人。拜水棉花所赐，这真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一路上花事起伏、思绪纷扰，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学对面。一抬眼竟被大门外那棵木棉树的风姿惊呆了，差点忘了过马路。树上的绿叶已经生发出来，鲜翠欲滴，枝上的木棉花却不舍离去，依然挺立在枝头，绿的娇，红的艳，再配以湛蓝的天空、飘逸的白云，好一幅妖娆壮美的春色图。赶紧掏出手机，咔嚓、咔嚓一顿狂拍，将这绝美的尾声定格、永存。

将手机踏踏实实揣回口袋，一路上的心绪纷扰终于平息了。

2021年4月26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璐 陈旭辉

海南日报

诗路花语

## 南渡江(外一首)

陈波来

它迂回曲折的河道  
像率性的笔，涂写于岛屿中北部版图  
也许有几笔恰好  
落在岛屿贬谪史的罅隙  
南渡的谪人遭遇了最情深意长的流水  
不止黯然神伤的一次  
它会在朝南贬迁的路上  
携带落花与雁影，一次次遇见  
最后一次，会让人死了心  
类似的传说中被称为南渡  
实则蜿蜒向北，几多没能北归的身影  
被它带回到与大陆南岸最近的  
岛屿北端，那里  
它最终消失的入海口形同  
开枝散叶，一处叫海口的船埠  
一个属于启航或归港的地方，因此得名

◎昌化江

如果注定岛上的三条大河  
都在黎母山的云端找到发源地  
注定最长的南渡江居中向北  
第三条大河万泉河向东  
那么你向西，而且最周折  
独自在群山和沟壑里冲决最久  
在黎歌苗音里萦绕最久  
奔腾与缓流，覆盖了  
为数最多的县城  
对于事物的幽暗或明亮  
诗人一直吟诵和祝福  
一条河也不例外，其中的跌宕起伏  
热带林莽深处的缄默与扭转  
需要柳暗花明与别有洞天  
需要岸石坚毅和流水的一往无前  
你最后入海处  
划出一个硕阔的喇叭口  
我相信你就是在，在湛蓝的  
海天一色间，喊出了你的明亮

## 都是新的

万玉

新农村  
一切都是新的  
房屋是新的  
道路是新的  
田园也是新的  
连小朋友的欢笑声都是新的  
椰子树是新的  
跳一下脚  
你能摘几个椰子狂想  
菠萝蜜是新的  
站在树下  
你能左拥右抱亲吻迷人芬芳  
辣椒 茄子 西红柿也是新的  
走进地里  
你还能和劳作的阿妹躲迷藏  
连青瓜 葫芦瓜 四季豆都是新的  
爬上藤架  
它们能嘲笑三月以后的太阳  
白莲鹅是新的  
漫步在木棉花下  
用惬意的红掌抒写诗和远方  
麻花鸭是新的  
它对池塘里倒影的蓝天白云不感兴趣  
它只对开花的槟榔畅谈理想  
红脖子公鸡也是新的  
昂首挺胸走过村口  
似乎在说这也是我的家乡  
连闻声而至的老黄狗都是新的  
它的叫声是新的  
它走路的样子也是新的  
新农村  
一切都是新的

## 迷失的回忆

汤锡朝

密密麻麻的树叶  
迎着落日余晖洒落的疼痛  
碎在油画框深处  
在桌前  
杆立的僵硬笑颜  
抛弃孑然一身的孤单  
在回忆里迷失  
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山城  
大楼背后的河流汹涌  
临河嬉戏人流中  
木棉花依旧盛开依旧鲜艳  
你的迷人风情  
却在慢慢地模糊